

民衆文庫

殷家寨



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

殷家寨

老向

「倭寇造反了」，這個消息十分惡劣，像能夠拔木倒屋的烈風一樣，使殷家寨這個大莊子上的人們誰也不能好好的待在家裏。有一位村民名字叫殷勤的，他挖過煤礦，見過世面，外國人都叫他莫須殷，是一位好事的獨身漢，天天出去探聽消息，回來便一五一十的向大家報告，也盡是些倭寇如何殺人，如何放火的消息，更使大家感覺到禍事就要臨頭。先是大家總以為殷家寨距離省城還遠，倭寇不會到這鄉下來騷擾。可是這兩天的情形似乎不對了，大家看公路上所見到的難民還不都是鄉下人？「這可怎麼

殷家案

二

辦」？這個問題使每一個人都發了愁。

大家遇到這樣正經大事，本來應該到村公所或是到殷家的族長殷以柏家的客廳裏去商議的，可是這一才沒有，因為殷以柏前一天就套上他的藤底轎車到縣城裏去了，連告訴大家一聲兒都不曾。有人猜想他把田產文契、金銀首飾都帶走了；有人說他獨身去的，並沒有帶東西，臨下車還說就要回來。無論如何，主人既不在家，誰也不便私入人；而村公所的門是鎖着，鑰匙又在殷以柏的腰裏帶着。大家怎麼辦呢？只有二一羣倆一羣的在街頭低聲嘆氣。那位改邪歸正的私鹽販子殷信向大家嘆了一句「別私自聊咕吧，我們到茶館裏去一塊兒想法子」。大家正沒有主見的時

候，最容易聽從他人的說話，聽了殷信的號召，便一齊擁擠到場。鼻子老張那座小茶館裏去。

「既的來了，怎麼辦」？大家嚴重的反覆的喧嚷着這句話。

「怎麼辦？咱又不像你們殷家的族長一樣，城裏頭有好親戚，就是有，哪兒是不是保險也難說，北京城聽說都教日本人殺進去了，一個縣城總不如北京城大！」殷大娘這位女光棍首先發話，俏皮那位近似聞風先逃的族長。

「就是縣長是我丈人，我也不逃到城裏去，我明對你們說吧。」莫須殷答了話。

大家哄的一笑，因為莫須殷打了大半輩子光棍兒了，哪兒會

殷家案

有丈人？

「你們不用笑我，我有我的辦法」。莫須殷又找補上了一句。

「有辦法要告訴大家呀」！大家一齊這樣要求。

「我在井陘煤礦上炸山洞的時候，連法國人都向我伸大拇指

說「哈嘍，莫須殷！你是好樣兒的，這麼硬的石頭你都不怕」！

難道說日本的腦袋會比石頭還硬？我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他不來算

他運氣，他來了！我炸不死他才叫奇怪——莫須殷說着，嘴角上又

泛起了白沫兒。他雖然已是五十來歲的人，前頂上的頭髮都脫落

光了，可是他的雄心一絲也沒衰退。這也難怪，一個能把高山鑿

成幾十里長的隧道的英雄，自然會認爲天下再無難事。

這時候，殷信那位做過鹽巡的傢伙，突的一下從坐位上站立起來，說「莫須殷，你不要覺得你自己大戰過長坂坡，殷家寨的人，那一個沒有兩段拿得出來的故事兒？別的不說，你們想想這茶館的名字叫什麼？誰沒吃過門口這口四眼井裏的水？」

「着啊！」年青的小伙子們都興奮的這樣應聲。

「四眼井」這三個字，彷彿給每個人都打了一針強心劑，使大家一團疑懼的心理，立刻化爲無有，立刻增加了無限的力氣。想到這「四眼井」的故事，大家覺得打幾個日本人玩玩兒，也是百年不遇的趣事。莫須殷笑的眯眯着眼兒，指着殷信說「你說的對——透明、乾三個字年代還不久」。

殷家寨

六

這口四眼井在這殷家寨的十字街口。井水不剛不柔，又深又甜，二百多戶人家都靠着它養命。場鼻子老張還在旁邊開了一座茶館。據茶館裏傳說是這樣：當初這口井原是苦水，可是整個寨子裏只這一處挖得出水，到處打井永遠都不成功，所以雖是苦水，大家也不能不將就着喝，後來，到了滿清光緒二十六年殷家寨的運氣到了。那一年外國人攻破了北京城，燒殺搶掠，把中國人作踐了個夠，又分出隊人馬來到四鄉裏去逞兇。殷家寨一連幾夜都聽見烏鴉亂飛亂叫，大家就知道這是不祥之兆。一天傍晚，果然來了一枝外國軍隊，進寨就搶牛殺豬，鬧了個天翻地覆。那時殷家寨的族長是條足智多謀的硬漢，一方面敷衍那些外國反叛，暗

地裏早指揮了族中壯丁，乘那些外國強盜們正在吃得醺醺大醉的時候，便一哄而上。好像是囊中捉鷄，一個個都給上了綁。大家說：「別以爲我們中國人都是豆腐，豆腐上了凍也是硬的！」——族長紅着眼睛說：「先不說那些？他們都喝醉了，給他們喝點兒醒酒湯！」說罷指那口苦水井。於是那些外國強盜撲通撲通的便都去井裏學游泳。

可是隨後不知怎樣走漏了消息，更多的外國兵帶着槍拉着炮要來掃平這個寨子。殷家的族長一聽這消息，把白鬍子一捋，說：「哥，跟他幹！」他帶着一隊子弟兵，埋伏的埋伏，邀擊的邀擊，把敵人打得抱頭鼠竄。村裏人們都會學外國人說中國話的聲音。

調說：「這裏不好惹，不好惹！北京是紙糊的，這裏是鐵打的。」
 敵人退了！這井却要掏了，誰願意喝泡過強盜的水？族長說：
 「來，大家往深裏挖，不管怎麼樣，要挖出甜水來。」

村中的壯年人，挖泥的，澆水的，一齊動手。可是挖來挖去，
 總還是苦水。一直挖到頂深頂深的地方了，那些挖井的忽然聽見
 下面細聲細氣兒的說：「借水的來了，借不借給他？」又有一個
 老聲老氣的說：「這個寨子上人多心齊，盡是些有骨頭的漢子，
 不借也不中，借給他們一點兒好水吧！」那些挖井的壯小伙子一
 聽，又驚又喜，急忙爬出井口來，再往下看時，已經湧出清清澈
 澄的大半井甜水，從此以後這井旁邊的一個小茶館，生意更興隆

了。大家爲紀念這一次的抵抗強敵，伸張正義，給這茶館起了個名字，叫做「明義軒」。

這一段傳說兼神話，使每一個村民都認爲這井裏是神水，是神水，同時也會意識到自己是絕不受欺侮的好漢。逢年過節，村民不會忘了祭祀這井水。祭祀不一定全是迷信，飲水思源，所以要對這井表示尊敬的意思。村民到了鄰莊上，往往不說是殷家寨的，而是把胸脯一挺，大拇指一伸，說：「四眼睛的！」這井確乎這寨裏的人們增了不少的威風，添了許多的談料，所以村民對於這井水絕不肯有半點糟塌。

爲了愛護這口井，村民特意從很遠很遠的太行山麓運來的白

條石把井台砌起來，井口十字架着蓋上石板，界成一個田字形，這樣，就可以便於四個人同時汲水。井旁有兩個大石槽，裝滿了清水，專供應那些過往車輛上的牲口用，另有兩棵大叶楊，分立左右，給這井作了天然的涼蓬。夏季午飯過後，許多村民都到這井台上來乘涼，或是午睡，睡醒之後，先打一桶不落地的涼水喝個足透。再到石槽旁邊洗一把臉，擦一擦背，立刻便使人精神陡漲。人說若是丟掉這口井，殷家寨的風水便沒有一點兒，這話不錯。不過這口井對於村民不僅是飲料的供給，而是正義的培養，精神的源泉。

這個村莊上的大戶是姓殷的，族長殷以柏在蓮口四眼井的旁

邊有一塊菜園，澆菜全靠這口井裏的水。水是公衆的，又是用之不盡，取之不竭的，誰多用一些也絕不會有人計較。可是殷以柏這個老頭子雖然也讀了幾年書。可是看事情却不怎樣清楚。他老是覺得自己是一族之長，同時又老以爲別人不大十分賓服他。因此，他同村民們說話，總不免是大聲大氣眼珠子看着天。可是他越是如此，大家也就真的越不賓服他，他的皮氣變的也就更壞。最初，他想在他的族嫂殷大娘那位寡婦身上樹一樹威，藉口說他不守婦道，要把他活埋。誰知族裏人誰都不幫他這族長，反而幫助這位寡婦。結果教這殷寡婦把他家的飯鍋都砸了，抹了他一臉的屎。從此他再也不敢找尋這隻雌老虎。但是他的氣兒沒處洩

，性子就更暴躁，水往下流，他便專在場鼻子老張身上找碴兒。老張是鄰莊上遷來的所謂「外鄉人」。他認爲容易拿下馬來。他常年的白用老張那茶館裏的開水，還要人家陪着笑臉兒。饒是這樣，他還三六九的揚言：「教他用這井，他這茶館便開得成，不教他用，他只好關門大吉！」彷彿這井是屬於他殷以柏家的了，他要澆菜，喊老張，到井上去打酒，也喊老張。這使那些念直理走直道的人們都看不過眼去，都有些不服氣。

第一個看不過的又是那位殷寡婦。他坐在茶館裏時常發話：「這井水吃不的了！以前吃這井水的人，再壞，也會變好了，像你」。她笑着指那位從前無惡不做的殷信。殷信聽了，笑了笑，說：

「你老人家說誰就直說吧，爲什麼又繞我的頭？」殷寡婦說：

「現在吃這水滸了五六十歲的人，不長骨頭只長肉，狗頭上生角，想鬻羊，欺軟怕硬，仗勢壓人，算是什麼東西！」

莫須殷在旁邊聽了這話，伸了伸舌頭，作了個鬼臉兒，又探出頭到茶館門外去看了看，說：「二大娘，你說話低聲兒些好不好？留神他聽見了。」

「屁，聽見是五八，不聽見是四十，別人是疑糊做的，怕他罷了，我不怕他」。殷寡婦一本正經的大聲說：「這口井又不是他殷以柏從娘胎裏帶下來的，老張又不是他買來的小子奴才，他憑什麼大聲大氣的吆喝人家？老張跟我一不沾親，二不帶故，但

是我不許他無緣無故的受人家欺侮。你們這些小伙子，也是吃這井水長大的，又都出去見過世面，應該替你二大娘打抱不平，有點兒骨頭，講點兒義氣」。殷寡婦說完，抄起水煙袋來，場鼻子老張趕緊給他燃着一根紙煤，送過來。草須殷只簡單的回答說：「真是的」！

「二大娘 試問這殷家寨的人，誰不是一肚子不平 在他澆菜的時候，四個井眼他都佔着，無論有多少人等着打水，他也不肯讓一讓，只這一點，還不夠人受的？不過，說了半天，他是個長輩 大家只好退避一些兒」。殷信說着不住的慨嘆。

殷寡婦吐了一口水烟，說：「長輩應該尊敬，這話是不錯的

。誰家的帽子會戴在腳上？只要是人生父母養的。誰沒有長輩？但是長輩總要有個長輩的身分，長輩要給後輩作個好的榜樣，長輩難道就應該欺宗滅祖，不講理嗎？」

「現在的世界不興講理了！」殷德冷冷的說了這麼一句。

坐茶館的那些村民們，先只是靜靜的聽着，後來便有的嘆了一口氣，低聲說：「真是的，細想起來，我們的長輩，除了有酒他便坐上席，可還有半點好處！性子那麼高。架子那麼大！」有一個還說：「老張明兒個你不許再給他澆菜。他再叫你，你就說『沒工夫』。你又不拿他的工錢，他種了菜又不送你吃一點」。

「他不罵罵我偷偷他就是，我還敢敢敢跟他送送送我菜吃吃

上次他丟丟丟了兩根黃瓜，硬往我我身上貼貼貼膏藥。說是我偷偷偷了，硬要要要我……」老張話詰巴巴的剛說到這兒，忽然變臉變色的說：「不，不，不好！他殷家的長工偷偷聽了去。」大家再往外看時，只見一個半大小子閃入殷以柏家的大門裏去了。

殷信說：「吳勇漢小子專以傍狗吃食！專以在老頭子面前撥弄是非。不定那一天教我逮住他搥個半死」。話音落下去不久，就見殷以柏殺神似的拿着一根頂門棍，跑到老張的茶館裏來，見什麼碰什麼。茶壺，瓦罐，洗臉盆一齊打了個稀糊爛。一邊打，他一邊還罵：「我本族木姓的給我小鞋穿也罷了，你是那裏來的